

## 忆往昔

□ 赵全国

疫情似乎又严峻起来。头发盈寸,必须打理了,可一想到进小理发店就恐慌:逼仄的空间里,几位老人虽都戴着口罩,却露出鼻子,万一有病毒,个个都是密接者啊!忽然想起家里有一把自备的推剪,找出来正好发挥余热,于是大热的天翻箱倒柜。找着找着,不由想起几件理发的旧事来。

高中时提倡自力更生,勤俭节约,班里男生凑钱买了把推子,互相理发。我手拙,没人敢当试验品,唯有帅哥小李甘愿“以身试发”。我心里紧张,一不留神剃成个歪桃子。他摸摸头皮甩下声“阿福头,蛮好”,蹦蹦跳跳打篮球去了。

插队时,一分钱想掰成两半用,小陈自带理发工具给男生理发,还为老表服务。除了小陈,我们的头发都齐齐整整的,因为理发师没法替自己理发。我想效力,却怕再剃出个歪桃来。

后来我当了孩子王,小男孩的头发全归我管。以前剃头只能请走村串户的剃头匠,现在大人小孩一年可省不少钱呢!家长表扬我:“小赵要得,不但会教

## 理发琐忆

书,还帮细人剃脑瓜。”我倒不在乎表扬,而是真的被工作的成就感陶醉了。一个个小野人,一只只刺猬头,经我精心打理,一律成了干净、轻爽的短发。若说尚有不足,就是剃出来的全是“马桶头”,我美其名曰“爱憎分明头”。

小年夜那天,我摆开摊子给孩子们理发,但顾客寥寥,有点索然。有个邻县来的陌生小孩在一旁瞧着,见他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,我手就痒痒,就巴结地招徕生意,他勉强答应。手起刀落,咔嚓咔嚓,须臾完事。我那时的心情与刚完成了雕塑《思想者》时的罗丹大可一比。我还等着他家长前来道谢,不料有人传话来,说他爸见了大怒道:“头发剃得咯个鸟样,怎么去拜年?”我自信心大受挫伤,从此金盆洗手,放下剃刀。这以后,那个以往见我阴沉着脸的剃头匠,一见我就笑嘻嘻地打招呼:“嘻,吃了嘛?”

回城后,因为不耐烦在理发店排队久等,就回想起以前互助理发的趣事,很想买把推子自己理发,却苦于家中无人给我搭档。

那天到老友逸如家玩,他跟我聊了李白聊杜甫,侃了伦勃朗侃毕加索。时

间不早,我正想告辞,他忽然盯着我笑:“你头发长得像野人了,还不剃?”我诉苦说:“早就想剃了,怕排队,拖着拖着,现在快过年了,肯定人更多。”他认真道:“如不嫌弃,我帮你剃。”我不知道他也会理发并保留着理发工具,大喜。我心忖着:懂艺术的人虽不是理发师,但审美眼光总是不会错的;嘴上却逗趣道:“可别把我整成毕加索笔下的怪人哟!”理完发,他给我拍了一张照,说:“以照为证,定格我的手艺。”可惜我一直没见到这张照。

不久,我弟弟回沪了,就赶紧买了把推剪。他却嫌我手艺糙,我落得清闲。

终于从犄角旮旯找到了这个三四十年的准文物。盒子上“双箭”的牌子还清晰可见,但推子有点锈了,还缺了几枚齿。在发尖试试,夹得生痛,赶忙退回推剪。哪里可以磨砺、修理呢?可能没有了。据说有自助理发器卖,为应对疫情,我也升级换代,买一个吧。



书法 黄世钊 作

## 快人快语

昨日,先生对我说:“隔壁有快递。老太独居,卧床不起,所以我猜测不是她的。仔细一看,是快递送错了。”

我说:“哦?”  
他紧接着说:“快递的是——文具。我给对方打个电话吧?”

“你真好!”我夸奖先生。  
不一会儿,隔壁大楼的邻居在楼下摁我家对讲机,上楼后掀我家门铃。先生迎出去。我一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小胖墩儿。妈妈接过快递包裹,笑着连声说:“谢谢依,谢谢依!”小胖墩儿在一边紧紧抱着包裹。

## 送错的快递

□ 董月光

娘俩离开后,我再次表扬先生,说:“这文具说不定是这小男孩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学习用品呢。”

“这小胖子估计马上上小学了。”我又有点开心地补充道。

“是啊!”先生说:“记得吗?有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让我们去她家取快递。”

“是啊,是啊,记得。我还记得,有一次快递把装修材料送到我家,丢下就跑。我知道对方急等货件,打了对方电话,货主千恩万谢上门来取。”

快递员送货千千万,难免会有疏漏,就看我们如何对待。做一名文明的上海人,生活在这座和谐的大都市,我们都应该恪守“诚信”二字。

□ 徐本仁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在黄海之滨的江苏大丰上海农场“战天斗地”。当时,场部不时传来附近黄海滩涂发现来历不明渡船的敌情。为了防备不测,知青连队加强了值班,并搞了多次紧急集合、荒野擒“敌”的训练。后来,又出了一个提高连队战斗力的新招,就是相邻的连队互相搞夜间“突袭”:甲方派出一支小分队“袭击”乙方,如能不被发现将标语贴上乙方的连部办公室或仓库、食堂这些要害部门,则宣告获胜。

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,我们班接受了“突袭”河对岸一连的任务。连长作了简要的动员,说要力争成功,因为这关系到对我连申报“四好连队”的评审。

凭着夜色的掩护,由队长小孙、小钟和我组成的小分队出发了。我们迅速

穿越了黄海公路,来到通往一连的水泥桥堍。桥的那一端,一名“哨兵”正在来回巡逻,借着路灯的灯光,还可看出他手中握着一把木质的枪杆。我们只能匍匐在桥的斜坡上,并不时抬起头窥察一下“哨兵”的动向,以待时机。夜色渐浓,冷风四起,顿觉寒气逼人。过了半个多小时,也许是发现了什么情况,“哨兵”突然掉转头疾步向前走去。这可真是天赐良机。小孙一挥手,我们快速通过了桥面。前往连部、仓库、食堂都有碎石铺就的机耕路,但大路走不得,容易暴露。于是我们立即拐上了田埂,准备从小路包抄到连部。但最后发现,到达连部必须上机耕路,而那里也有一人在站岗。

怎么办?经过一番紧急商议,决定来个“声东击西”。我捏了几个泥巴向连

## 一次“奇袭”

部东边的河沟扔去,“吧嗒吧嗒”的响声将“哨兵”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几乎是同时,小钟带上一把芦苇,迅速跑向西边的树丛中挥动起来。两边的声响同时发出,使那名“哨兵”一时没了主张,他打着手电筒而向东观察,时而向西瞭望。就在他东张西望之际,小孙敏捷地摸到了连部办公室门前,背着那名“哨兵”,将署名我们二连的标语贴到了门上……

好不容易我们三人分别撤回到了那座水泥桥畔,身后骤然响起了急促的哨音——不消说,准是一连在搞紧急集合,连长会用这幅标语来教育全连知青:要进一步加强防范,不能给“敌人”以可乘之机。

这场近乎游戏性质的“奇袭”过去了五十多年,却至今深深印在我心中。

□ 丁汀

## 家有宠物

陪伴了17年的“吆西卡”进入了生命的“夕阳期”。屈指数来,从2004年2月出生至今,已有17岁零5个多月了,倘若按犬类寿命与人类以1:7来折算的话,那么,“吆西卡”已是无可争议的122岁“犬瑞”了。

对此,我是有心理准备的,与其届时面临伤感不已,不如从现在开始每天关注垂暮的“老伙伴”。17年来,“吆西卡”从来就给予了我们一家无数的欢乐和激情,往事历历,心潮难已……

然而,不忍看见“吆西卡”的“糗事”还是接二连三地来了。夜幕降临,它黑暗中的眼睛不再闪烁出绿莹莹的光,于是,它开始害怕夜晚外出遛弯,两条后腿也愈发没了弹跳的肌力,还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跌倒。所以,即使抱着它下楼,也最多在其气息熟悉的门洞周边绿化丛中跳起左腿,“解手”完毕,也不再欣喜若狂地奔跑,而是漫无目的地蹒跚而行,常会出现寻不到家门的初期痴呆状况。于是,老妻以击掌引导,它却一反以前的雀跃和灵动奔跑,置若罔闻,直至将它抱到楼梯口。

“吆西卡”已不再愿意主动爬楼梯,埋着头,弓着背,垂着尾,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相。换作以前,它一定是爬梯急先锋,连奔跑的矫健身手,到拐角处还驻足回头照看我们是否跟上了,并精准地在家门口等候开门。眼下,即使偶尔爬梯,也会出现走错家门的情形,好几次呆立在人家门前,直至把它抱开。

总算,每逢吃夜饭时,当老妻完成灶台、将菜肴摆台之际,它就会自觉朝着书房叫我。一则,是平时的训练;二则,也是它的自然反应:“你坐下了,我才有得吃呀。”所以,每每如此这般的,我总得犒劳它一些软骨、果蔬之类的食物才罢。“吆西卡”食性广,来者不拒,唯独此时,似又恢复了昔日的机灵。若此时我想去抚摸一下它的脑袋,它就会机警地后退,绝不让我摸到其高贵的头颅。

然而,最近以来,当食物放在地板上时,它却一反过去跳跃用嘴来接食或急速叼食的“贪婪”状,几乎是用嘴来寻觅就在眼前的食物了。它的视力已严重退化,尤其是晚上,已看不清食物了,只有当我将食物托在手掌上,伸到它的嘴边,才会狼吞虎咽一般。还好,它的嗅觉尚可,还认得不远处飘香的狗粮盘。

“吆西卡”明显衰老的一个标志是,再也没有兴趣在晚饭后下楼遛弯了,任你叫,任你击掌唤,无动于衷。以前,这可是它最欢乐的时光:好一番雀跃之余,静静地等着套上牵绳,总是急吼吼地抢先一步在门外等候……

听闻过不少有关博美犬早逝的故事,大都是主人过于宠爱,长期投喂过多肉食所致。尽管我们是坚持让它吃狗粮的,但它毕竟已是高寿犬中的“犬瑞”了,衰老似乎不可逆转。

美好的陪伴总要面临终结的伤感,惟愿在最后那段“全陪护”它的日子里,尽力呵护它,直至接受“善始善终”的自然规律。